周禮正義/0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五 ◄

周禮正義
卷六

► 卷七

經文參閱周禮/天官冢宰，自「宰夫之職」至「貴賤之居」。

周禮正義卷六

瑞安孫詒讓學

「宰夫之職」至「徵令」

宰夫之職：掌治朝之灋，以正王及三公、六卿、大夫、羣吏之位。掌其禁令。〈治朝，在路門之外。其位，司士掌焉，宰夫察其不如儀。〉

●疏〈「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」者：此司王之正朝，與射人、司士為官聯也。三公謂大師、大傅、大保，六卿即六官之正大夫，通中下言之。三公詳《地官・敍官》疏。[1]〉

〈注云「治朝在路門之外」者：〈大宰〉注義同。云「其位司士掌焉」者：賈疏云「案：〈司士〉云『正朝儀之位，辨其貴賤之等，王南鄉，三公北面東上，孤東面北上，卿大夫西面北上，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，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』」。此羣吏即羣士，是其位也。吳廷華云「此羣吏當合上、中、下士，及故士等言之。〈司士〉注約燕禮，士東面，則士位附於孤後也」。案：吳說是也。此羣吏專指命

士以下言之。朝士外朝之位，羣士之外又有羣吏，則羣吏與羣士異。此以羣士為羣吏者，對文則異，散文得通也。〈大宰〉八統，七曰達吏，注釋為小吏。此羣吏葢即眾小吏矣。云「宰夫察其不如儀」者：謂察其位次舛誤，及如朝士掌外朝，禁慢朝、錯立、族談者之類。〉

敘羣吏之治，以待賓客之令、諸臣之復、萬民之逆。
〈恒次敘諸吏之職事。三者之來，則應使辨理之。鄭司農云：「復，請也。逆，迎受王命者。宰夫主諸臣萬民之復逆，故詩人重之，曰『家伯維宰』。」玄謂復之言報也，反也。反報於王，謂於朝廷奏事。自下而上曰逆，逆謂上書。〉

●疏〈「敘羣吏之治」者：此冢上經為文，則羣吏亦當專指命士以下言之，與大宰大計羣吏之治、小宰弊羣吏之治，義葢小異也。云「以待賓客之令」者：此謂朝聘賓客之治令，猶〈大宰〉云「待四方賓客之小治也」。〈掌訝〉云「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」，注云「賓客之治，謂欲正其貢賦理國事也，以告訝，訝為如朝而理之。此令即謂以事令訝，而訝為達於朝者。則此官聽而治之也」。此葢賓客之小治，不必達於王者。其大治則大僕、諸侯之復逆，非此官所掌也。賈疏謂賓客之令，謂若〈大宗伯〉朝覲會同則為上相。〈肆師〉云「大朝覲佐儐」，及大、小行人、掌客、掌訝、委人、遺人之屬皆是待賓客之官，使辨理之，非經義也。云「諸臣之復」者：賈疏云「案：《夏官・小臣》職云『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，復逆並掌之』此不言逆者。但〈宰夫〉直次之不掌事，故於文略也。又案：《夏官・大僕》職云『掌諸侯之復逆』，此諸臣中兼之。此宰夫恒敘，大僕、小臣等辨理此復逆之事也」。案：賈說非也。此諸臣亦當謂命士以下，與御僕所掌羣吏之逆略同。三公六卿及諸侯之復逆，皆大僕、小臣掌之，王與冢宰聽之，非此官所職也。云「萬民之逆」者：賈疏云「案：《夏官・御僕》職，掌羣吏庶民之復逆，彼羣吏與此經羣吏為羣臣別，故鄭彼注「羣吏，府史以下」，此不言羣吏及復亦是文略也。此宰夫次敘御僕，使辨理府史萬民復逆也」。案：賈說亦非也。此羣吏專屬命士以下，御僕之羣吏則通大夫士言之，二經義不甚同，而皆非府史。詳〈御僕〉疏。[1]〉

〈注云「恒次敘諸吏之職事三者之來則應使辨理之」者：敘，注例用今字，當作「序」，詳〈小宰〉疏。〈鄉師〉注云「敘，猶次也」。鄭以治即職事，謂次序羣吏之班秩尊卑，使各自脩其職事也。賈疏云「此宰夫次敘羣吏諸臣等之治職，即以待賓客以下三事，使之應荅不闕於事也」。「鄭司農云復請也」者：《廣雅・釋詁》云「告，復，白語也」。《爾雅・釋詁》云「請，告也」。案：復、請並謂以言語告白於上。《曲禮》云「小閒，願有復也」，後鄭注亦云「復，白也」。《大戴禮記・曾子立事篇》云「承閒觀色而復

之」。《國語・齊語》云「正月之朝，鄉長復事」。《孟子・梁惠王篇》云「有復於王者」。是諸經凡言復者，率為告白之義。先秦諸子中，以告為復者，尤不可枚數。〈訝士〉云「入復」，後鄭注云「入告王以客至也」。彼謂復為告，猶先鄭此注訓為請也。又後鄭此後注，及先鄭〈大僕〉注，並以復為奏事，彼此互校，知二鄭復字訓義本同。賈疏謂復是報白之義，不得為請，故後鄭不從，非。云「逆迎受王命者」者：〈小宰〉注云「逆，迎受之」。《聘禮》云「宰命司馬戒眾介，眾介皆逆命不辭」，注云「逆猶受也」。《左昭二十五年傳》「有司逆命」，杜注云「欲迎受殺生之命」。故先鄭以「迎受王命」為逆，但此經逆與復互文，並為告請之事，與《聘禮》《左傳》義實不同。故後鄭亦不從。云「宰夫主諸臣萬民之復逆故詩人重之曰家伯維宰」者：維，疑當作「惟」，詳《夏官・敍官・趣馬》疏。此《詩・小雅・十月之交》文，鄭彼箋云「家伯氏冢宰，掌建邦之六典卿也」。賈疏云「知彼宰非大宰，而當此宰夫者，維宰在司徒下、膳夫上，故知是宰夫也。此先鄭以官次第當宰夫。案：鄭彼注，冢宰掌建之六典，皆卿也，不從司農者，諸經單稱宰者，皆大宰。若宰夫無單言宰者，故為大宰解之。若然，大宰在司徒下者，彼以權寵為次，不以尊卑，故內史中大夫在膳夫上士之下，師氏中大夫在趣馬下士之下」。案：賈說非也。《漢書・古今人表》有「大宰家伯」，此即後鄭《詩》箋所本。《春秋・桓四年》「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」，《公羊傳》云「其稱宰渠伯糾，何下大夫也？」。案：大宰屬下大夫，則宰夫也是。宰夫自可單稱宰矣。《詩》孔疏引王肅說：又以宰為小宰，與班及二鄭義竝異，疑不足據。云「玄謂復之言報也反也」者，此增成先鄭義也。《公羊隱三年傳》「與夷復曰『先君之所為，不與臣國而納國乎？君者，以君可以為社稷宗廟主也」，何注云「復，報也」。又《毛詩・小雅・我行其野傳》云「復，反也」。是復兼報、反二義。云「反報於王謂於朝廷奏事」者：〈大僕〉先鄭注云「復謂奏事」，與此義同。後鄭意此復直謂「在朝廷，親以事奏白於王」，以其取報白反復之義，故謂之復。〈大司寇〉云「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，而其長弗達者，士聽其辭以告於上，而非其長」。後鄭云「復猶報也。報之者，若上書詣公府言事矣」。彼注亦訓復為報，而特以上書言事為況，足證此注義。賈疏謂羣臣受王命，使臣行之訖，反報於王。則鄭本無是義。凡受命行事訖，而反報都宗人、家宗人、隸僕，直謂之反命，並不云復。疏說與經注並不合也。云「自下而上曰逆逆謂上書」者，破先鄭逆為迎受王命上書者謂上書言事於王也。上書與奏事，事亦略同。葢後鄭意復逆義本互通，但諸臣於王親近，故以為於朝廷奏事，萬民於王疏遠，或不得於朝廷奏事，故但以上書為說。此乃隨文異訓，實則復亦可訓為上書。逆亦可訓為奏事。〈大司寇〉注以「上書言事」解「惸獨老幼之復」亦其證矣。賈疏云「　自上而下曰順，故自下而上曰逆也。言上書者則今之上表也」。若然，據《夏官》，諸侯諸臣萬民皆復逆並有則，此亦皆有上書奏事耳。司農於此注，復為請，逆為迎受王命，後鄭不從。及至《夏官・

大僕》先鄭注云「復為奏事，逆謂受下奏」，即與後鄭義同，故彼後鄭從之。若然，是先鄭兩解也。案：〈內豎〉云「掌外內之通令，凡小事」，鄭注云「內后六宮外卿大夫也，使童豎通王內外之命。給小事者，以其無與為禮，出入便疾。內外以大事聞王則大事俟朝而自復」。若然，何須更有小臣等復逆乎？然王者一日萬機，或有俟朝自復，有大事急促不得待朝，即須非時通傳使聞徹在上者也。俞樾云「大僕掌諸侯之復逆，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，皆以復逆連文。〈御僕〉云『羣吏之逆，庶民之復』。此云『諸臣之復，萬民之逆』，蓋互言之，非謂諸臣有復而無逆，萬民有逆而無復也」。案：賈謂此諸臣萬民皆有上書奏事，俞說亦同，並是也。但先鄭〈大僕〉注，訓復為奏事，與此訓為請同。賈謂其兩解則非。至逆訓受下奏，與此注迎受王命之說同，誤，後鄭彼注偶失刊正，實則彼職復逆連舉，與此互文，義不異也。〉

掌百官府之徵令，辨其八職：一曰正，掌官灋以治要。二曰師，掌官成以治凡。三曰司，掌官灋以治目。四曰旅，掌官常以治數。五曰府，掌官契以治藏。六曰史，掌官書以贊治。七曰胥，掌官敘以治敘。八曰徒，掌官令以徵令。
〈別異諸官之八職，以備王之徵召所為。正，辟於治官，則冢宰也。治要，若歲計也。師，辟小宰、宰夫也。治凡，若月計也。司，辟上士、中士。治目，若今日計也。旅，辟下士也。治數，每事多少異也。治藏，藏文書及器物。贊治，若令起文書草也。治敘，次序官中，如今侍曹伍伯傳吏朝也。徵令，趨走給召呼。〉

●疏〈「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」者：正與司皆掌官法者，長屬咸有當官之法，正則總建之，司則分治之。詳略雖異，而其為法則同官法、官成、官常，即〈大宰〉八法之三也。云「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」者：官契即〈小宰〉八成之書契也。並詳〈大宰〉〈小宰〉疏。莊存與云「以上宰夫正職，下皆攷二宰之事也。」[1]〉

〈注云「別異諸官之八職以備王之徵召所為」者：〈敘官〉注云「辨，別也」。賈疏云「自正已下為八職，皆備王召呼。則正亦備王召呼，及所為也」。詒讓案：此徵令當為宣布政治，亦通晐興發屬斂諸事，令即命令也。鄭以「王之徵召所為」為釋，義未備，詳後。云「正辟於治官則冢宰也」者：《釋文》云「辟本亦作譬，下皆同」。案：辟、譬字通。鄭意此正為各官之長，與大宰建　正略同。但百官府各自有當職之長，通謂之正，不可偏舉。故唯舉大宰以相況，以其長屬自相帥領，不必與　秩尊卑之次相當。故為譬況之詞矣。云「治要若歲計也」者：要、計，對文則異，散文則通謂都計，諸凡之總薄書也。惠士奇云「要、凡、目三者皆數也。數分為目，目最為凡，凡合為要，皆謂之數。《管子・君臣》曰『君發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，立三階之上，南面而受要』，八

職首曰要，即此。《荀子》曰『官人失要則死』，州里役要、邦國比要，皆名為要。周官之要在六官，六官之要在天官是故冢宰治之，司會　之，天子齋戒受之。有要而後有凡，有凡而後有目，有目而後有數。尊者治約，卑者治詳」。賈疏云「案：下文，歲終云會，月終云要，旬終云成。此歲云要者，但六卿下云要不云會，以要當會處，故以治要為歲計也。云「師辟小宰宰夫也」者：此亦約舉大宰屬官為譬況也。賈疏云以下文四曰旅，是下士諸官皆名旅。其下士之上有上士、中士，向上差次當三曰司，上士之上向上差次有小宰、宰夫，故知二曰帥當小宰、宰夫也。言辟者亦是六卿之下皆有此二者，若司徒之下小司徒、鄉師之類，故亦言辟也。王引之云「宰夫掌敍羣吏之治，正也、帥也、司也、旅也，皆羣吏之待徵令者。正非必六官之長，師非必六官之貳，與〈大宰〉職所云『建其正、立其貳』者不同。彼專指六官之長與貳，此則汎指百官府言之，謂百官府各有正師司旅也。〈大射儀〉有小臣正、小臣師，鄭注曰『小臣師，正之佐也。正，長也』。又有僕人正、僕人師，注曰『僕人正，僕人之長，師其佐也』。又有司馬正、司馬師，注曰『司馬正，政官之屬。師，正之佐也』。《成十八年左傳》說晉悼公命百官，有卿、有公族，大夫有大傅、有司空、有六官之長， 中軍有尉、有佐、有司馬、有　奄，上軍有尉、有司馬校正屬御戎、司士屬右、六騶屬乘馬御，而統言之 。曰『師不陵正，旅不偪師』，則所謂正者，非專指六官之長，而言如中軍尉，其下有佐、有司馬；上軍尉其下有司馬，則尉即是正。御戎、乘馬御、及右，各有其屬則皆正也，屬於正者即師旅也。《襄二十五年傳》曰『六正、五吏、三十帥』，三軍之大夫，百官之正長，師旅六正，已是六卿，則正長非卿可知。故杜注曰『百官正長，羣有司也』。正長為有司，則師旅可知。《周語》『稷徧戒百姓，紀農協功』『乃命其旅，曰「徇，農師一之，農正再之，后稷三之」』，韋注曰『農師，上士也』『農正，后稷之佐田畯也，故次農師』『后稷農官之君也，故次農正』。然則農正之位卑於后稷，其非命卿可知。農師又卑於農正，其旅又卑於農師。《周語》又曰『至於王吏則皆官正莅事，上卿監之』，是官正非上卿也。《楚語》曰『天子之貴也，唯其以公侯為官正，而以伯子男為師旅』，言公侯伯子男，譬若百官之正長，師旅為天子之羣吏也。《多方》曰『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』，然則正固有小者。《王制》『史以獄成告於正』，鄭注曰『正於周都師之屬』，《左傳》有卜正、工正、候正、校正、隧正、四鄉正、馬正、陶正、令正、五工正、九農正、賈正、車正、牧正、庖正。是官之小者，亦得名為正也。《周官》以正名者，黨正，但為下大夫，〈鄉大夫〉職謂之羣吏。其他宮正、酒正則以士為之。推而至於百官府，皆各有正，故《酒誥》稱『庶士有正』，《大雅》稱『鞠哉庶正』，不必六官之長而後為正也。師則屬於正者，故《左傳》曰『師不陵正』，《祭法》曰『適士二廟，官師一廟』，鄭注曰『官師，中士、下士，不必六官之貳而後為師也』」。案王說甚覈，與鄭義足互相備。此正與大宰之正異，師、旅與《夏官・序官》之師、旅亦異。正固兼

有大小，師亦通於尊卑。如《書・盤庚》云「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」。《偽孔傳》云「師長公卿」，是公卿為師也。《國語・魯語》云「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，師尹　旅牧相，宣序民事」，韋注引賈逵、唐固、虞翻，云「師尹，大夫官也」。又《楚語》云「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」，注云「師長大夫，是大夫亦為師也」。《墨子・尚同篇》引《相年之道》云「夫建國設都，乃作后王君公卿大夫師長」，是師長降於大夫，則又晐元士以下矣。但鄭約舉大宰當職官屬相譬況，則大宰為正，小宰、宰夫為師，上、中士為司，下士為旅，約略比儗，等差如是，非謂正必六卿，師必中、下大夫，司、旅必士也。云「治凡若月計也」者，謂都計諸目之總簿書也。〈庖人〉注云「凡，計數之」。《管子・幼官篇》云「計凡付終」，尹注云「凡謂都數也」。賈疏云「上要既當歲會，故治凡當月計，曰要之處也」。云「司辟上士中士」者：此亦約大宰屬官之上、中士為譬況也。司與師亦通稱，若司市稱市師，亦稱市司 ，是也。云「治目若今日計也」者，謂都計諸數之總簿書也。目詳於凡，故《公羊僖五年傳》云「一事而再見者，前目而後凡也」。《春秋緐露・深察名號篇》云「號凡而略，名詳而目。目者，徧辨其事也；凡者，獨舉其大也」。賈疏云「從治要向下以次差之。此治目當日記曰『成』之處，故云『今日計也』」。案：注例凡言今者，皆舉漢制為況。「目成」，見下文。不當云「今上治要治凡」，注亦無今字，疑涉下贊治注而誤衍，賈所據本已然。云「旅辟下士也」者：此亦約舉大宰屬官為譬況也。〈敘官〉「大宰旅下士三十有二人」，注云「下士治眾事者」，是也。云「治數每事多少異也」者：〈量人〉注云「數，多少也」。自要以下，以次遞詳，至數而纖悉畢備，故云「每事多少異也」。云「治藏藏文書及器物」者：《說文・艸部》新附云「藏，匿也」。案：正字當作臧，藏即臧之俗。《一切經音義》引《三倉》云「府，文書財物藏也」。云「贊治，若今起文書草也」者：《續漢書・百官志》云「尚書侍郎，主作文書起草」。鄭以史羣官書，故以起文書草為釋。〈御史〉「掌贊書」注亦云「若今尚書作詔文」。賈疏云「起文書草乃後判決，是為贊治之法，故稱贊治也」。云「治敘次序官中」者：敘疑亦當作序。凡注例用今字，雖複述經文，亦不用古字。詳〈小宰〉疏。〈小宰〉「六敘」注云「敘，秩次也」。賈疏云「既有才智為什長，當次序官中。須人驅役之處，則科次其徒，故云次序官中也」。云「如今侍曹伍伯傳吏朝也」者：賈疏云「漢時五人為伍；伯，長也。是五人之長。言「傳吏朝」者，傳在朝，羣吏諸官事務於朝也。胥為什長亦然，故舉漢法況之也。孔廣森云「《後漢書・宦者曹節傳》『越騎營五百』注曰『今俗呼行杖人為伍百也』。《宋書・百官志》云『舊說古君行師，從卿行旅，從旅五百人也』。今縣令以上，古之諸侯，故立五百以象師從旅。從，依古義也。韋昭云『「五百」字本為「伍伯」』。伍，當也；伯，道也，使之導引當道伯，中以驅除也。周制五百為旅帥，皆大夫，不得卑之。如此說，依韋訓，伯讀為陌。依疏，如字讀之。〈司服〉注曰『今時伍伯緹衣。古兵服之遺色』。侍曹，謂伍伯

當日者。《文王世子》注云『如今小史直日』。『陳遵為公府掾史曹，事數廢，西曹以故事適之。侍曹輒詣寺舍白遵』，是侍曹之法，有事當傳告也」。案：孔說是也。賈釋「伍伯」本崔豹《古今注》義，《三國志・杜瓊傳》云「自漢以來，名官盡言曹、吏言屬曹、卒言侍曹」，是侍曹即隨侍曹吏之卒也。鄭言此者，以傳吏朝與次序官中事相類，故舉以為證，非況胥為什長，賈說失之。云「徵令趨走給召呼」者：〈司市〉注云「徵，召也」，若〈典祀〉云「徵役于司隸而役之」，〈大胥〉云「以鼓徵學士」，皆召呼之事。黃以周云「注趨走；釋徒召呼；釋徵令謂徒者徵召教令者也」。惠士奇云「徵令者，傳令也。《韓非・難一》曰『當世之行事，都丞之下，徵令者，不辟尊貴，不就卑賤』。然則戰國徵令以都丞，猶周之徒也」。詒讓案：經凡言徵者有二：一為徵召，若〈典祀〉〈大胥〉二職所云，是也。一為徵斂，若〈載師〉云「以時徵其賦」、〈掌荼〉云「徵野疏材之物」，是也。〈掌炭〉云「掌灰物、炭物之徵令」亦專據徵斂言之。至〈司書〉云「以逆羣吏之徵令」、〈小司徒〉云「以行徵令」、〈鄉師〉云「凡四時之徵令，有常者以木鐸徇于市朝」、〈閭胥〉云「各掌其閭之徵令」，則皆通舉宣布政治之事，而徵召、徵斂二義自晐於其中。此經上云「掌百官府之徵令」亦與〈小司徒〉諸職同，為總舉之文。而徒「掌官令以徵令」，則自為徵召教令，鄭此注義不誤。而釋前「百官府之徵令」亦為召呼，則非也。〉

「掌治灋」至「共者」

掌治灋以攷百官府、羣都縣鄙之治，乘其財用之出入。凡失財用、物辟名者，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；其足用、長財、善物者，賞之。
〈羣都，諸采邑也。六遂，五百家為鄙，五鄙為縣。言縣鄙，而六鄉州黨亦存焉。乘猶計也。財，泉穀也。用，貨賄也。物，畜獸也。辟名，詐為書，以空作見文書，與實不相應也。官刑，在《司寇》五刑第四者。〉

●疏〈「掌治灋以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」者：此與〈司會〉〈天府〉為官聯也。賈疏云「宰夫是句考之官，故以治法，考百官及群都縣鄙鄉遂之內，治功善惡也」。案：羣都縣鄙謂采邑之都鄙，及公邑之縣鄙。鄭賈以縣鄙為鄉遂，非也。此內舉官府，外舉采邑、公邑，以晐郊野鄉遂，明畿內之治此官通攷之。〈司會〉云「掌國之官府，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。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，以逆羣吏之治，而聽其會計」。〈大府〉〈職內〉〈職歲〉〈職幣〉，並有官府都鄙之文，〈天府〉云「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，受而藏之，以詔王察羣吏之治」。此云「羣都縣鄙」，〈司會〉云「郊野縣都」，〈天府〉云「鄉州都鄙」，〈大府〉諸職則唯云「都鄙」，並詳略互見，文不具也。云「乘其

財用之出入」者：謂以書契版圖，及月要歲會，通計其財用出入之凡數也。云「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」者：凡治財用物不如法，則有損乏　惡之弊，故以詔告冢宰誅之。〈大司寇〉「官刑，上能糾職」，此即糾其職之不舉，黜其官　復加以刑罰也。云「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」者：賞謂增其祿秩。江永云「足用謂度支有方，而用不匱。長財謂經理有法，而財自生。善物如牧養肥充，制作精良之類。此皆能稱職者，故賞之」。[1]〉

〈注云「群都諸采是也」者：〈大宰〉注云「都鄙，公卿大夫之采邑，王子弟所食邑」，是也。賈疏云「謂大都、小都、家邑三處也」。云「六遂五百家為鄙五鄙為縣」者：據〈遂人〉「五　為鄙，五鄙為縣」。云「言縣鄙而六鄉州黨亦存焉」者：鄭意經「縣鄙」即六遂之屬，別〈大司徒〉六鄉之制。五百家為黨，五黨為州，與六遂縣鄙相當。經舉縣鄙以晐州黨、明鄉遂之治，宰夫通考之也。王安石云「縣者，縣師所掌之縣也」。王昭禹說同。姜兆錫云「羣都縣鄙，猶〈司士〉言都家縣鄙，謂采邑及凡公邑也」。案：王、姜說是也。經言縣鄙者凡六，此職云「以考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」；〈遂人〉云「造縣鄙形體之灋」；〈司常〉云「州里建旗，縣鄙建旟」；〈大司馬〉云「縣鄙各以其名，鄉以州名」；〈司士〉云「周佑邦國都家縣鄙之數」；〈朝士〉云「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」。鄭〈司士〉注云「縣鄙，鄉遂之屬」，義與此注同。而〈司常〉注則云「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」；〈大司馬〉注亦云「縣鄙，謂縣正、鄙師、至鄰長也」。則皆謂專指六遂之吏，不兼六鄉，與此及〈朝士〉注異。綜校諸文，〈司常〉之縣鄙與州里並舉，〈大司馬〉之縣鄙與鄉州並舉，則縣鄙不得晐六鄉可知。葢經凡言縣鄙者，惟〈遂人〉之縣鄙為遂之屬，別此外，如此及〈司常〉〈大司馬〉〈司士〉〈朝士〉諸職，皆公邑也。縣即縣師、縣士之縣，為四等公邑之通名。公邑所居謂之縣鄙，猶大、小都所居謂之都鄙，非六遂五鄙之縣，五　之鄙。《左昭二十年傳》晏子曰「縣鄙之人，入從其政，偪介之關，暴征其私」，彼縣亦是公邑，故必由偪介之關而入共征役，與此經義可互證。鄭賈說並失之。此職及〈司士〉〈朝士〉皆舉都家公邑，而不及鄉遂者，舉外以包內耳。互詳〈司常〉〈大司馬〉疏。云「乘猶計也」者：〈　人〉乘其事，注義同。《說文·桀部》云「　，覆也」隸變為乘。乘本訓覆，叚借為計數之義。賈疏云「計者，筭法乘除之名出於此也」。云「財泉穀也」者：〈大宰〉注同。云「用貸賄也」者：賈疏云「案：〈內府〉云『掌受九貢、九賦、九功、之貨賄，以待邦之大用』，故知用中有貨賄也」。云「物畜獸也」者：謂〈庖人〉六畜、六獸之屬，若牛、馬之等，亦動物之種別也。案：此物即〈小宰〉〈外府〉〈司會、〈司書〉之百物，當通晐動植器械之屬。凡用於民之食用者皆是，不徒畜獸也，注說似未晐，詳〈外府〉〈司會〉疏。云「辟名詐為書以空作見文書與實不相應也」者：《呂氏春秋·處方篇》高注云「辟，

邪也」。賈子《新書・道術篇》云「襲常緣道謂之道，反道為辟」。葢辟者，差戾之　，以空作見。即《漢書・食貨志》所謂「多張空簿，府臧不實」。若是，則財用物等與實差戾不相應，故謂之辟名。《釋文》引干注云「辟，不當也」，與鄭義略同。賈疏云「其人失財用物者，則詐為文書以空物作見，在文書與實物不相應，是罪人也」。案：鄭、賈以辟名通　財用物三者為文亦未塙。竊謂此文當讀「凡失財用」為句，物屬下辟名者為句。此經凡掌械器膳服畜獸諸官，多云辨其名物，葢異物則異名，名與物必相應。若以鹽為良、以惡為美，則物與名違舛不相應，所謂物辟名也。財失則不長、用失則不足、物辟名則不善，上下文正相對。自鄭賈以來並失其句讀，而義亦晦矣。云「官刑在司寇五刑第四者」者，與〈大宰〉八法，七曰官刑同。〉

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，與其薦羞，從大宰而眡滌濯。
〈薦，脯醢也。羞，庶羞，內羞。〉

●疏〈「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」者：式灋即〈大宰〉九式，祭祀之式，是也。〈小宰〉注云「法謂其禮法也」。戒具，戒官有事者所當共。〈大宰〉云「祀五帝，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。前期十日，帥執事而卜日，遂戒。祀大神示亦如之；享先王亦如之」。此戒與彼事同。葢前祭十日，大宰則戒齊，宰夫則戒具及薦羞也。云「從大宰而眡滌濯」者：賈疏云「上〈大宰〉職已云『祀五帝，眡滌濯』；此，宰夫又從大宰而眡之也」。詒讓案：此即〈小宰〉六屬所謂「大事則從其長也」。凡大祭祀眡滌濯在祭前一日之夕。詳〈大宰〉疏。《大射儀》云「前射三日，宰夫戒宰，及司馬」，彼諸侯大射亦宰夫掌戒，天子禮當亦然。此不云射者，文不具也。[1]〉

〈注云「薦脯醢也」者：〈膳夫〉云「凡王之稍事，設薦脯醢」。《士昏禮》「贊者薦脯醢」，注云：「薦，進也」。《有司徹》云「宰夫自東房薦脯醢」，彼大夫禮亦其象類也。賈疏云「案《儀禮》〈鄉飲酒〉〈鄉射〉〈燕禮〉諸單言薦者，皆是脯醢，故知此薦亦脯醢」。淩廷堪云「凡獻酒皆有薦禮，盛者則設俎」。《士冠禮》醴辭曰『嘉薦令芳』，注『嘉，善也』。善薦謂脯醢。脯，籩實；醢，豆實。凡經所謂薦者，皆指脯醢也」。詒讓案：此以禮之恒例言之也。其祭祀禮盛者，則朝事饋食之豆籩謂之薦。〈籩人〉注云「未食未飲曰薦」，是也。〈籩人〉二籩之實皆無脯，而脯自　加籩之實，則又當為羞矣。葢薦與羞繫乎饌之正、加，禮殺則脯為正，入薦內；禮盛者，則脯不正籩而為加，不拘一例也。云「羞庶羞內羞」者：《有司徹》云「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，侑主人主婦皆右之。司士羞庶羞于尸，侑主人主婦皆左之」，即宰夫主羞之事。鄭彼注云「房中之羞，其籩則糗餌粉餈，其豆則酏食摻食。庶羞羊臐豕膮皆有　醢。房中之羞，

內羞也」。案：庶羞即膮臐膮，及〈籩人〉〈醢人〉之加豆籩。內羞即羞豆籩也。〈籩人〉注云「既食既飲曰羞」，以《禮經》攷之，《鄉飲酒》《燕禮》《鄉射》《大射禮》，羞皆在獻後。《特牲》《少牢饋食禮》，羞皆在尸飯後。蓋庶羞、內羞為加饌，故後設也。互詳〈膳夫〉〈庖人〉〈籩人〉〈醢人〉疏。〉

凡禮事，贊小宰比官府之具。
〈比，校次之。〉

●疏〈「凡禮事」者：禮，《唐石經》初刻作祀，磨改作禮。案：上云掌祭祀之戒具，此別云凡禮事，蓋廣晐眾行禮之事。《石經》初刻誤。云「贊小宰比官府之具」者：賈疏云「上〈小宰〉於七事已言以法掌戒具，此宰夫贊小宰校次之，使知善惡足否也」。詒讓案：《聘禮》「宰書幣命宰夫官具」，注云「命之使眾官具幣及所宜　，亦宰夫比官府之具之一端。[1]〉

〈注云「比校次之」者：〈大司馬〉注義同。〈大胥〉注云「比，猶校也」。又，《春官·世婦主》云「比，次也」，是比兼校、次二義，謂考校、序次之。〉

凡朝覲、會同、賓客，以牢禮之濂掌其牢禮、委積、膳獻、飲食、賓賜之飧牽與其陳數。〈牢禮之法，多少之差，及其時也。三牲，牛、羊、豕具，為一牢。委積，謂牢米薪芻，給賓客道用也。膳獻，禽羞俶獻也。飲食，燕饗也。鄭司農云：「飧，夕食也。《春秋傳》曰『飧有陪鼎』。牽牲，牢可牽而行者。《春秋傳》曰『餼牽竭矣。』玄謂飧，客始至所致禮。凡此禮陳數存可見者，唯有〈行人〉〈掌客〉及《聘禮》《公食大夫》。〉

●疏〈「凡朝覲會同賓客」者：通四時朝覲及大小會同、賓客等而言。賈疏云「上〈大宰〉云『大朝覲，會同』，彼言大謂朝覲為會同而來，今此朝覲不言大，則朝覲自是四時常朝及會同，皆有賓客也」。案：賈說是也。但，經云賓客，似亦當關聘客言之。云「以牢禮之濂」者：凡待賓客之禮有牲牢者，若〈大行人〉云「成牢禮」，是也。其法蓋在〈大宰〉九式賓客之式，而此官掌之以為官法者，《荀子·王制篇》云「宰爵知賓客、祭祀、饗食犧牲牢之數」，是也。云「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與其陳數」者：此與〈大行人〉〈掌客〉為官聯也。賈疏云「下別言委積之等，則此牢禮謂饔餼之禮。若然，委積是賓未至時在道所設。《聘禮》云『聘日致饔』，則饔餼是朝日致之矣。今在委積上者，以饔餼是禮之大者，故先言之。且委積非直賓來時共之，賓去亦共之，

在下亦其宜。若然，飧牢皆殺，而云飧牽者，以〈掌客〉云『積視飧牽』，據積而言之也」。案：依鄭、賈義，上云以牢禮之法者，通下諸禮言之。此又云掌其牢禮者，〈牛人〉注云「牢禮，飧饔也」，賈以下文別有飧，故唯以饔餼為釋。〈司儀〉亦云「餼牢賜獻」，是牢禮猶言餼牢，理或然也。至〈掌客〉云「掌四方賓客之牢禮、餼獻、飲食之等數」，彼牢禮當晐積及飧，而餼別見，與此不同者，詳略互見，無定例也。經「賓賜之飧牽」，《釋文》云「一本作『賓賜掌其飧牽』」，干本同。包慎言云「此經注與疏，鄭本似無『賓賜之』三字。如有此三字，二鄭不應無一語及之。上陳牢禮之法，委積一也、膳獻二也、飲食三也，并飧牽而四。經文何以於飧牽上，獨加賓賜之三字？經果變文以別飧牽於上三者，注當中釋其義。注無釋，即知經之本無此三字也。當由干本作『賓賜掌其飧牽』，傳寫羼入鄭本耳」。案：包說近是。依今本，則牢禮也、委積也、膳獻也、飲食也、賓賜也五者，總掌其飧牽，似以飧為孰食，牽為生牢。五事者，或飧、牽兩有，或有飧無牽，或有牽無飧，故綜舉之也。依《釋文》，別本則飧牽自專冢賓賜為文，不涉上四者之事，二義絕不同。諦繹經文，上既云掌其牢禮等，則下不得更以賓賜掌其飧牽為更端之語，別本文義為　，若如今本則不徒賓賜二字鄭、賈並無釋，據鄭以膳獻為禽羞俶獻，而《聘禮記》注謂禽羞俶獻即《聘義》之時賜，〈司儀〉「客拜禮賜」注又云「禮賜謂乘禽」，是賓賜已晐於膳獻之中，經亦不必更見此文。況後鄭釋飧為致飧，則自以飧牽與牢禮四者平列，既不以飧牽屬賓賜，亦不以為總承上五事之文。以經注參互校之，鄭賈本似無「賓賜之」三字。惜於古無徵，未敢專輒刪定也。[1]〉

〈注云「牢禮之法多少之差」者：此亦注用今字作「法」也，詳〈大宰〉疏。鄭以此云法，則是總舉多少之差，與下牢禮據致饔餼言者不同。其差數則〈大行人〉〈掌客〉所說五等諸侯隆殺之等，是也。云「及其時也」者：謂其致之先後，皆有定時。賈疏云「案：《聘禮》云『賓至，大夫帥至于館』，即言『宰夫朝服設飧』。又云『聘日致饔』，即天子待諸侯亦然」。其委積者，從來至去在道而設之，並是時也。若然，此等之禮並是掌客所主。今此復言之者，此宰夫雖非正職，以其主陳之，當知其數，故言之耳。云「三牲牛羊豕具為一牢」者：〈大行人〉注義同。鄭《詩・小雅・瓠葉・序》箋，云「繫養者曰牢」。《說文・牛部》云「牢，閑，養牛馬圈也」。凡牲必繫養於牢，故祭祀、賓客之牲並謂之牢。對文則三牲具，曰大牢，二牲曰少牢。故《公羊桓八年》何注云「牛、羊、豕凡三牲，曰大牢；羊、豕曰少牢。散文則通稱為牢。《國語・晉語》韋注云「凡牲，一為特，二為牢」，是二牲以上並得牢稱。知此牢禮必為大牢者，據《聘禮》歸飧、歸饔餼，並以一大牢為一牢，故云「牛、羊、豕具，為一牢也」。云「委積謂牢米薪芻給賓客道用也」者：〈大司徒〉云「大賓客令道脩委積」，注云「少曰委、多曰積，皆所以給賓客」，是也。賈疏云「依〈掌客〉云『積視飧牽』，飧有芻薪及米，明

委積在道所設，亦有芻米薪蒸也。且《地官・遺人》云『十里有廬，廬有飲食。三十里有宿，宿有委。五十里有市，市有積』，是其委積給客道用也」。案：委積詳〈大司徒〉疏。云「膳獻禽羞俶獻也」者：賈疏云「此《聘禮記》文。彼注云『禽羞，謂或孰有齊和者。俶獻，四時珍美新物也』。俶，始也，言其始可獻也。《聘義》謂之時賜，是也」。詒讓案：鄭蓋謂積飧饔餼之外，別有膳羞之獻，不在常禮之數。《聘義》云「燕與時賜無數」，是也。以其膳羞有和齊，故謂之膳獻。王安石以〈掌客〉說之云「膳則殷膳，大牢之屬，是也。獻則上介，有禽獻之屬，是也」。王昭禹、易祓、王氏詳說；李光坡、姜兆錫、方苞、莊有可、蔣載康，說並同。案：王說較鄭尤備。〈掌客〉說諸侯相朝之禮，君殷膳及夫人膳並以大牢。〈牛人〉亦云「積膳之牛」，則膳不徒指禽、羞、俶、獻等，可知矣。云「飲食燕饗也」者：即〈掌客〉云「上公三食、三饗、三燕；侯伯再食、再饗、再燕；子男壹食、壹饗、壹燕」，是也。〈大宗伯〉嘉禮云「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，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」。彼飲食與饗燕異，此注不別者，散文得通。且賓客之禮以饗為最重，食燕次之。此經唯云飲食，明通晐饗燕矣。賈疏云「鄭以燕饗解飲食，即是〈飲人〉燕饗中，不解經中食為食禮者，經中言食，則食禮自明。今云飲食燕饗者，欲見〈飲人〉燕禮，可知饗中又兼燕與食，以其饗有米有酒故也」。詒讓案：《聘禮》說禮賓云「宰夫徹几改筵」，又「實觶以醴」，又「薦籩豆脯醢」。《公食大夫禮》云「凡宰夫之具饌于東房」，又「宰夫設黍稷膳稻」。則賓客飲食之禮，疑宰夫皆親其事，不徒掌其法數矣。「鄭司農云飧夕食也」者：《說文・食部》云「飧，餔也」，「餔，申時食也」。《孟子・滕文公篇》趙注云「饔飧，熟食也。朝曰饔，夕曰飧」。黃以周云「夕食為飧之本義。古人日食盛，夕　日之餘，於禮殺矣，故不備禮曰飧。飧牽之飧，自當以後鄭之說為正。牽謂生牲，飧則無生牲，且雖有腥，而以飪為先。其禮具見《聘禮》，鄭注云『飪，孰也』，又云『新至尚孰』。《毛詩傳》云『孰食曰飧』，義與鄭兩通」。案：黃說是也。析言之，則朝食曰饔，夕食曰飧；通言之，則凡熟食並曰饔飧。「朝聘致饔飧」則為凡食物之通稱。飪腥兼備，不止熟食矣。惟其禮，飧殺而饔盛，故〈司儀〉注云「小禮曰飧，大禮曰饔餼」，禮殺者，取夕食以為名；禮盛者，取朝食以為名，實則致禮本不限以朝夕。先鄭就本訓為說，於經義未切，故後鄭不從。引「春秋傳曰飧有陪鼎」者：《左昭五年傳》：楚　啓疆曰「宴有好貨，飧有陪鼎」，杜注云「熟食為飧。陪，加也。加鼎，所以厚殷勤」。此引以證飧有熟食也。云「牽牲牢可牽而行者」者：〈掌客〉先鄭注義同。後鄭彼注云「牽，生牢也」。《聘禮》「餼二牢，陳于門西，北面東上。牛以西羊、豕，豕西牛、羊、豕」，注云「餼，生也。牛、羊在手牽之，豕束之」，是也。以其可食，則謂之餼。以其可牽而行，則謂之牽，其實一也。引「春秋傳曰餼牽竭矣」者：《左僖三十三年傳》說鄭使皇武子辭秦客，云「吾子淹久於敝邑，唯是脯資，餼牽竭矣」，杜注云「資，糧也。生曰餼，牽謂

牛、羊、豕」。〈掌客〉先鄭注亦引《左傳》此文。賈彼疏引舊注云「餼死牢，牽生牢」。《聘禮》疏引彼，服虔注云「腥曰餼」。案：餼者，牲殺而腥致之也。對孰牢則曰腥、曰生，對生牢則曰死牢，其義通也。此引之者，證牲可牽行稱牽之義。云「玄謂飧客始至所致禮」者：〈掌客〉注義同。賈疏云「此亦破先鄭。案：《聘禮》『客始至，大夫帥至于館，宰夫朝服設飧，不待至夕也」。詒讓案：據《聘禮》，則諸侯亦宰夫掌飧，與王國同。江永云「後鄭謂『飧，客始至所致禮』，非也。此謂或有時賜之小禮，餼牽耳。始至致飧，前言牢禮中已兼之」。案：江不從鄭者，以經云「賓賜之飧牽」耳，然經本不定，鄭本或無賓賜之文，則注說自可通。今兩存之。云「凡此禮陳數存可見者唯有行人掌客及聘禮公食大夫」者：賈疏云「以《儀禮》三千條內具有諸侯之禮，但亾滅者多，今存可見者，《周禮》之內有〈大行人〉〈掌客〉，是待諸侯之禮。《儀禮》之內有〈聘禮〉〈公食大夫〉是待聘客之法，皆有陳數，考校可知也」。〉

凡邦之弔事，掌其戒令，與其幣、器、財、用，凡所共者。
〈弔事，弔諸侯、諸臣。幣，所用賻也。器，所致明器也。凡喪，始死弔而含襚，葬而賵贈，其閒加恩厚，則有賻焉。《春秋》譏武氏子來求賻。〉

●疏〈「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」者：賈疏云「弔謂王使人弔，諸侯自弔，諸臣須從王行者，并有贈喪之具，百官當共，故宰夫揔戒令之」。[1]〉

〈注云「弔事弔諸侯諸臣」者：明通晐畿外諸侯、畿內諸臣也。賈疏云「案：〈大宗伯〉云『以喪禮哀死亡』。《禮記·檀弓》曰『君臨
臣喪，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』，天子之禮弔諸臣之法。《春秋左氏》『王使榮叔歸含且賵』，是有弔法，故云弔諸侯諸臣也。《左傳文五年》孔疏引何休膏肓云『禮尊不含卑』，鄭箴云『禮，天子於二王後之喪，含為先，襚次之，賵次之，賻次之。於諸侯，含之，賵之。小君亦如之於諸侯臣，襚之，賵之。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後於卿大夫，如天子於諸侯。於士，如天子於諸侯臣」。案：《襍記》疏引「釋廢疾」說同。依鄭說，則王於諸侯之妻及臣，亦有哀弔之法。其於王臣、三公當視二王後，卿大夫當視諸侯，士當視諸侯之臣，亦各以差次為含、襚、賵之法。此弔事通晐之矣。又案：凡王遣使聘問諸侯，此官亦宜掌其戒令。《聘禮》云「宰書幣命宰夫官具」，注云「命之，使眾官具幣及所宜齎」，是凡使命禮幣，宰夫並掌之。經唯言弔事者，亦文不具也。云「幣所用賻也」者：《禮·既夕》注云「賻之言補也、助也」。貨財曰賻。《少儀》云「賻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」，是賻有幣也。依《既夕》文，賵贈亦有幣，此止云賻者，以賻是加恩厚，共幣尤多，故特言之。賈疏云「案：《公羊傳》口實曰含，車馬曰賵，衣服

曰襚，幣不入含襚賵中，故知是賻」，非也。云「器，所致明器也」者：《檀弓》云「孔子謂為明器者，知喪道矣。備物而不可用也。其曰明器，神明之也」，注云「神明，死者異於生人」。賈疏述注，「致」上有「用」字，云「案：《儀禮·既夕禮》云『若就器則坐奠于陳』，注云『就。猶善也。贈無常，唯翫好所有』，則此贈與人亦是賓客就器。而云明器者，相對言之，則《檀弓》云『竹不成用瓦，不成味木，不成斲琴瑟，張而不平』之等，是主人之明器。賓客所致者，謂之就器，就，成也。謂善作之名為就器。揔而言之，皆是神明死者之器，故此就器亦名明器也。云「凡喪始死弔而含襚」者：據《士喪禮》，君使人弔襚及親友襚皆在小斂以前。彼士禮雖無君致含之文，但主人飯含並在少斂前，則王於諸侯、諸臣等有致含者，亦在小斂前可知。是始死即有弔及含襚之事。然此據畿內諸侯及諸臣言之，若畿外諸侯距王國遠者，則不限此。若《文九年》「榮叔歸含賵」，含與賵同歸，是也。含襚，詳〈大宰〉疏。云「葬而賵贈」者：據《禮·既夕》公賵及親賓賵贈在祖奠以後。又云「公使宰夫贈玄纁束在柩行以後」，是也。鄭彼注云「賵所以助主人送葬也」。贈，送也，是在將葬之時。《既夕》公贈亦使宰夫，與此經合。賵者，《春秋·隱元年》經：「天王使宰咺來，歸惠公仲子之賵」，《公羊傳》云「喪事有賵。賵者，蓋以馬、以乘馬，束帛車馬曰賵」。何注云「賵猶覆也。禮知生者賵賻，知死者賵襚」。《穀梁傳》亦云「乘馬曰賵」。《荀子·大略篇》云「輿馬曰賵」。案：〈大行人〉賈疏引《左傳》服注「以宰咺為天子宰夫」，若然，此官主賻賵并奉致之矣。贈者，《既夕》云「知死者贈」，《記》云「凡贈幣無常」，注云「玩好曰贈在所有」。《白虎通義·崩薨篇》云「贈之為言，稱也。玩好曰贈，知死者」，則贈襚所以助生送死、追恩重終，副至意也。云「其閒加恩厚則有賻焉」者：據《既夕禮》，賻與賵贈同時。《公羊隱元年傳》《荀子·大略篇》並云「貨財曰賻」，《公羊》何注云「賻，猶助也」，皆助生送死之禮。《穀梁傳》云「錢財曰賻」，是賻所以加恩厚助其喪費也。賈疏云「言此者，欲見　非正禮，其賻乃是於死者恩厚乃加之。故《禮記》云『弔喪不能賻，不問其所費』是恩厚之義也」。引《春秋》「譏武氏子來求賻」者：明非加恩厚，則有不賻也。賈疏云「《隱公三年公羊傳》云『武氏子來求賻何？以書譏何？譏爾喪事無求。求賻非禮也』。何休云『禮本為有財者制，有則送之，無則致哀而已，不當求。求則皇皇傷孝子心』。又云『蓋通于下』，何休云爾者，嫌天子財多不當求下財少可求」。故明皆不當求之。鄭引此者，見王於諸侯、諸臣有歸則爾諸侯諸臣亦不得求也。〉

「大喪」至「比之」

大喪、小喪，掌小官之戒令，帥執事而治之。

〈大喪，王、后、世子也。小喪，夫人以下。小官，士也。其大官，則冢宰掌其戒令。治謂共辦。〉

●疏〈「掌小官之戒令」者：謂小官當共辦及奉行之事。宰夫豫禁戒告令之。《檀弓》云「既卒哭，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，曰『舍故而諱新』。自寢門至于庫門」。《通典·凶禮》引盧植注，據此經為釋，云「戒令即所謂舍故而諱新之屬」。案：此亦戒令之一耑。云「帥執事而治之」者：此官親帥執事官吏治其事也。王后、世子之喪，禮重事緐，治，通於百官府，不必專職之有司，故以執事言之。詳〈大宰〉疏。[1]〉

〈注云「大喪王后世子也」者：謂王及后、世子，三者之喪並為大喪也。〈大宗伯〉注義同。《通典》引《禮記》盧注說此經，云「大喪，君也」，則盧謂大喪不關世子，與鄭說異。賈疏云「〈大宰〉云『大喪贊贈玉含玉』。〈宗伯〉云『朝覲會同則為上相。大喪亦如之』。〈鬱人〉〈鬯人〉俱云『大喪之　』。典瑞云『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』。彼皆據王喪，唯〈司寇〉云『大喪前王以為嗣王皆不為后世子喪』者，彼皆不對小喪。此大喪對小喪亦王所申服，故注為王、后、世子也。此不言庶子，文不具」。案：〈宗伯〉注亦以大喪關后、世子，賈偶失檢。又賈〈大司寇〉疏謂此注「王后專屬后，無王」亦非鄭恉，詳彼疏。云「小喪夫人以下」者：關九嬪、世婦、女御諸內人　喪也。〈大史〉注云「小喪，卿大夫也」。此下文別有三公、六卿、諸大夫之喪，則此小喪中不兼卿大夫，故唯據內人小喪而言。賈〈小祝〉〈喪祝〉疏謂「小喪內有王后、世子」，殊誤，詳彼疏。云「小官士也」者：對六官正、貳、攷等為大官也。《通典》引《禮記》盧注說此經云「小官，屬官也」，與鄭說同。賈疏云「宰夫，下大夫所掌。而言小官，明是士可知」。云「其大官則冢宰掌其戒令」者：以冢宰為宰夫之正，宰夫既專掌小官，明大官當冢宰掌之可知。賈疏云「冢宰，不言者，文不具」。云「治謂共辦」者：《喪服傳》注云「治，猶理也」。《考工記·總敘》注云「辦，猶具也」。辦俗作辦。《說文·力部》新附云「辦，致力也」。賈疏云「謂當職合共者共辦之」。〉

三公、六卿之喪，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。凡諸大夫之喪，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。〈旅，冢宰下士。〉

●疏〈「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」者：此與職喪為官聯也。官有司謂小官之主其喪事者，亦謂之公有司。〈職喪〉云「凡公有司之所共，職喪令之趣其事」，是也。賈疏云「三公、六卿喪尊，故宰夫與春官職喪，帥其於喪家有事、官有司而治之。治之亦謂共辦之」。胡匡衷云「司，主也。凡事有專主者，謂之有司。有司有二義：一

是事有常職者，謂之有司。一是事本無常職者，行禮時特使人主其事者，亦目為有司也」。案：胡說是也。此經凡云有司者，竝據專主其事之官。其本非專主而聯事通職以共其禮者，則謂之執事，互詳〈大宰〉〈小宗伯〉疏。云「凡諸大夫之喪」者，通中下大夫而言。云「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」者：賈疏云「大夫之喪卑賤，宰夫不自為使。在己之下，其旅三十有二人，帥有事於喪家之有司而治之」。詒讓案：旅帥有司，亦即官有司，冢上文省。若其私臣，則不煩宰旅帥之矣。[1]〉

〈注云「旅冢宰下士也」者：前注云「旅辟下士也」。〈敘官〉大宰有旅下士三十有二人，宰夫為冢宰之考，冢宰之旅，亦為宰夫屬官，故知其旅即謂冢宰下下士也。《檀弓》云「孟獻子之喪，司徒旅歸四布」，注亦云「旅，下士也」。案：魯季氏為司徒，兼為宰。司徒旅猶宰旅也。孟獻子為魯三卿之一，故司徒屬官亦治其喪事矣。〉

歲終，則令羣吏正歲會；月終，則令正月要；旬終，則令正日成。而以攷其治。治不以時舉者，以告而誅之。
〈歲終自周季冬。正猶定也。旬，十日也。治不時舉者，謂違時令失期會。〉

●疏〈「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」者：宰夫之官計、官成也。此總掌治官之歲會，與大宰、小宰通受六官歲會異。賈疏云「羣吏則六十官正，歲會正　　也，謂一年會計文書揔句考之。歲計曰會也」。云「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」者：賈疏云「謂每月終則令羣吏正其月要。月要謂月計，曰要也。每旬終，則令羣吏正其日成。日成謂日計，曰成也」。詒讓案：依此經，則一月三正日成計，一歲十二正月要，一正歲會也。《管子·立政篇》云「三月一校，六月一計，十二月一著」。又〈君臣上篇〉云「是故歲一言者君也；時省者相也，月稽者官也」。則一時半歲亦有計事，經不具也。云「而以攷其治」者：賈疏云「言會、要、成，揔考之」。云「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」者：此宰夫之官刑也。賈疏云「謂告冢宰而誅責之也」。[1]〉

〈注云「歲終自周季冬」者：〈大司徒〉注同。宋·董氏刊本「自」作「目」，非。賈疏云「以其正月之吉始和，彼正月是周之正月，始和布治于天下。至今歲終考之，是一歲之終，故知非夏之歲終也」。戴震云「《周禮》之書曰歲終、曰正歲、曰春秋冬夏，皆夏時也」。王引之云「歲終與正歲相應。鄭注〈小宰〉云『正歲』謂夏之正月，則正歲為夏之孟春，歲終為夏之季冬，不得以為周之季冬也。請以四證明之：〈內宰〉職曰『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，稽其功事。正歲均其稍食，施其功事』。歲終是夏之十二月，正歲是夏之正月；言歲終與正歲，而一歲　於此　。故正歲則曰均曰施，言其始也；歲

終則曰會曰稽，言其終也。若謂歲終為周之季冬，則是夏之　　，　孟冬以後，尚有兩月，豈得遽會其稍食、稽　功事乎？此一證也。〈眡祲〉職曰『掌安宅敍降。正歲則行事，歲終則弊其事』。上言正歲，下言歲終，明正歲是夏之正月，歲終是夏之十二月。正歲行事，歲終弊之，而一歲全矣。若謂歲終為周之季冬，則甫及夏之十月，十月以後尚有兩月，豈得十月遽弊其事乎？此二證也。〈小司寇〉職曰『孟冬祀司民，獻民數於王，王拜受之，以圖國用而進退之。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，登中于天府。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』，歲終在孟冬、正歲之閒，則為夏之孟冬明矣。若謂歲終為周之季冬、夏之孟冬，則孟冬祀司民已是夏之孟冬，何得又以歲終為孟冬乎？此三證也。〈小宰〉『歲終則令羣吏致事。正歲，帥治官之屬，而觀治象之法』；〈大司徒〉『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。正歲令于教官曰「各共爾職，脩乃事，以聽王命」』。〈小司徒〉『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，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。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灋』。〈鄉師〉『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。正歲稽其鄉器』。〈鄉大夫〉『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。正歲令羣吏攷灋于司徒』。〈州長〉『歲終則會其州之政教。正歲則讀教灋如初』。〈黨正〉『則會其黨政，帥其吏而致事。正歲，屬民讀灋』。〈遂大夫〉『令為邑者，歲終則會政致事；正歲簡稼器、脩稼政』。〈士師〉『歲終則令正要會；正歲，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』。皆先言歲終、後言正歲，葢周以建子之月為正月，　二月則建丑之月，而夏之歲終。其三月則建寅之月，而夏之正歲也。故正歲、歲終用夏時之名，而先歲終而後正歲。則周月之次序也，若謂歲終為周之季冬，建亥之月，則為周月之最後者矣，何以先言歲終，後言正歲乎？此四證也。歲終與夏之正歲為終始，豈與周之正月為終始乎？」。案：戴、王二說，足正鄭義之誤。吳廷華、曾釗、林喬蔭說同。云「正猶定也」者：《說文·正部》云「正，是也」，事必是而後定，故引申之，定亦曰正。《管子·法法篇》云「正也者，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」。云「旬十日也」者：《說文·勹部》云「旬，徧也。十日為旬」。云「治不時舉者謂違時令失期會」者：《漢書·賈誼傳》云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，期會之閒，以為大故」。案：違時令，若十二月之政令先後，違其時節。失期會，謂事之共辦有期限，而怠廢不辦，失期者也。〉

正歲，則以灋警戒群吏，令修宮中之職事。
〈警，勑戒之言。鄭司農云：「正歲之正月，以法戒勑羣吏」。〉

●疏〈「令脩宮中之職事」者，亦謂王宮中也。《檀弓》說宰夫「命于宮，自寢門至于庫門」，注云「庫門，宮外門，天子謂之皋門」。然則，皋門以內通謂之宮中。宰夫皆警戒之矣。[1]〉

〈注云「警勑戒之言」者：《說文·言部》云「警，戒也」；又〈攴部〉云「敕，戒也」。勑即敕之借字，詳〈大宰〉疏。「鄭司農云正歲之正月以法戒勑羣吏」者：此依今字作法也。先鄭亦以正歲為夏之正月，與經凡言正月者異。謂夏正月，小宰戒令百官府，時此官則亦警戒其屬及王宮中羣吏也。賈疏云「正歲乃夏之正月，是其歲始，故以法警戒羣吏，令脩宮中之職事，以謹勑之也」。〉

書其能者與其良者，而以告于上。
〈良猶善也。上謂小宰、大宰也。鄭司農云：「若今時舉孝廉、賢良方正、茂才異等。」〉

●疏〈「書其能者與其良者」者：〈大宰〉注云「能，多才藝者」。〈司諫〉云「掌糾萬民之德」「以時書其德行道藝，辨其能而可任于國事者」，此「書其能」者，即「書其有道藝而能任國事者」；又「兼書良」者，〈小宰〉六計弊羣吏，一曰廉善、二曰廉能，良即是善，故與能者並書之也。賈疏云「上云令脩宮中之職事，則此謂宮中諸吏也。正歲之正月，則豫選之，擬至歲終當舉之也」。[1]〉

〈注云「良猶善也」者：〈玉府〉〈司裘〉《夏官·敍官》〈校人〉《考工記·總敍》〈弓人〉注義並同。《說文·　部》云「　，善也」。良即　之隸變。良謂有善行，次於有德行之賢。故〈師氏〉三行，二曰友行，以事賢良也。云「上謂小宰大宰也」者：二官皆宰夫之長。賈疏云「以其承上文歲始　是賞，時且長，自告於王，知上非王，是小宰、大宰」。「鄭司農云若今舉孝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」者：《漢書·本紀·武帝》元光元年，「初令郡國舉孝、廉」。又〈文帝〉二年「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」，又〈武帝〉元封五年，「詔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」。應劭云「舊言秀才，避光武諱稱茂才。異等者，超等軼羣，不與凡同也」。案：孝廉、賢良方正、茂才異等三者並漢時薦舉之目。賈疏謂異等者四科，不同等級各異，失之。又謂賢良即經云良者，茂才即經云能者，今審先鄭此注，蓋襍舉漢制為況，非必以賢良屬良、茂才屬能，故〈鄉大夫〉先鄭注云「興賢者謂若今舉孝廉，興能者謂若今舉茂才」，則又以孝廉況興賢，茂才況興能，與此注可互證矣。〉

宮正：掌王宮之戒令、糾禁。
〈糾猶割也，察也。〉

●疏〈「掌王宮之戒令糾禁」者：戒令謂戒具徵令之事；糾禁亦即〈士師〉之宮禁。此

官與彼為官聯也。[1]〉

〈注云「糾猶割也察也」者：〈小宰〉注同。〉

以時比宮中之官府、次舍之眾寡，
〈時，四時。比，校次其人之在否。官府之在宮中者，若膳夫、玉府、內宰、內史之屬。次，諸吏直宿，若今時部署諸廬者。舍，其所居寺。〉

●疏〈「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眾寡」者：眾寡冢官府次舍為文。凡吏士有職事常居宮內者，為官府。官府之小者為舍，其官府本在外而入內治事，或無專職而入共守衛，使令暫居。更直者為次官府，次舍所居之人，通謂之眾寡。與〈小司徒〉「登共鄉之眾寡」為鄉里之民人異，而義同。〈宮伯〉云「掌王宮之士庶子，凡在版者」。此下文亦云「為之版以待」，與彼文相應，是士庶子亦在眾寡之內。彼職又謂之宮眾，蓋自官吏以逮宿衛之士庶子，守王宮之閽寺、虎士、隸民，皆通晐於是矣。[1]〉

〈注云「時四時」者：〈鄙師〉注義同，謂通四時皆比校之也。賈疏云「此時是尋常事，故為四時解之」。案：《地官·鄉師》云「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艱阨」，鄭彼注「時，隨其事之時」，不為四時解者，彼據艱阨非常，故為隨其事之時，不得為四時也。云「比校次其人之在否」者：〈宰夫〉注云「比，校次之」，此義與彼同。宮中官吏員數眾多，故宮正以時校次其在否也。云「官府之在宮中者若膳夫玉府內宰內史之屬」者：〈大宰〉注云「百官所居曰府」。蓋諸官府寺皆在宮外，惟此諸官掌王服御膳食及詔王聽治，職掌尤近，故於宮中為官寺。宮中即皋門以內也。云「次諸吏直宿」者：凡官吏治事、士民聽事所居處，通謂之次。〈宮伯〉「士庶子所止曰八次」。司市、市官所治曰思次、介次皆是。《穀梁莊十年　》注云「次止也」。直宿者，或以職事暫留，或以更番當直，止宿於是者。別於官府為常居之處也。賈疏云「此次謂若〈匠人〉云『外有九室，九卿治之』，即《詩》云「適子之館兮」，鄭云『卿士所之之館，在天子之宮中，如今諸廬』。彼二者與此次為一物。此據宮中之官府，下〈宮伯〉云『授八次八舍』，鄭注『衛王宮者』，彼據宮中官府子弟」。案：依賈說。則宮中官吏之次並在路門之外，正朝之左右。凡諸官府，無論寺在內在外，其在宮治事各於治朝旁之次，或當直宿則亦於次中宿，若今之朝房，是也。次，《詩·鄭風·緇衣》謂之「館」，亦通謂之官。《玉藻》云「在官不俟屨」，注云「官謂朝廷治事處也」。朝廷即指治朝左右言之。又案：凡次、舍對文義異，散文亦通。故《左襄二十三年傳》云「敬共朝夕，恪居官次」，杜注云「次，舍也」。《國語·魯語》云「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。對曰『夫位，政之建也，

署，位之表也。車服表之，章也。宅，章之次也。今有司來命曰將易而次』。又公欲弛邱敬子之宅，對曰『今命臣更次於外，請從司徒以班徙次』」。《魯語》之次即所居寺舍，世官則以為宅與朝廷治事之次異也。云「若今部署諸廬者」者：賈疏述注「今下有時字」。阮元云「時字當有。注中屢言『若今時』」。詒讓案：此亦舉漢法為況。《說文·网部》云「署，部署也。各有所网屬也」。《漢舊儀》云「宮司馬營衛周廬，晝夜誰何？」殿外門署屬衛尉，殿內郎署屬光祿勳黃門，鉤盾署屬少府。《漢書·百官公卿表》顏注引胡廣云「衛尉主宮闕之門，內衛士於周垣下為區廬。區廬者，若今之仗宿屋矣」。《藝文類聚·職官部》引《漢官解詁》云「衛士於周垣下為廬，各有員部」。《唐六典》李林甫注引應劭《漢官儀》云「光祿勳有南北廬主事，三署主事」，此注云「部署諸廬」殆即「衛尉光祿勳、三署、南北廬」之屬矣。丁晏云「《漢書·金日磾傳》小疾臥廬，師古曰『殿中所止曰廬』」。《文選·西都賦》周廬千列，李善注「《史記》衛令曰周廬，設卒甚謹」。張晏曰「直宿曰廬」。云「舍其所居寺」者：〈宮伯〉八舍，注云「舍，其休沐之處」。《釋名·釋宮室》云「舍，於中舍息也。寺，嗣也。治事者相嗣　於其內也」。《一切經音義》引《三蒼》云「寺，官舍也」。《後漢書·光武紀》李注引《風俗通》云「寺，司也，諸官府所止皆曰寺」。案：鄭意此舍即官寺，亦即官府之府。蓋府為百官居寺之大名，其屬別謂之舍，若今之諸官衙署，是也。諸吏官寺若在宮外，則入宮時治事直宿於治朝之次，退直則仍適宮外之寺。若親近之官寺，既在宮內，則治事直宿亦在治朝之次，其退直即居其宮內之寺。若然，寺舍則在內在外不定，視其職掌之近遠為之。在外之寺舍，則若〈大司馬〉注謂軍將營治於國門之屬，是也。在內之寺舍，則若此宮中諸吏，及宮正、士庶子休沐居八舍，是也。凡次，多在路門外、應門內，近治朝之處。舍，則當在應門之外、皋門之內，與次不同處也。〉

為之版以待。

〈鄭司農云：「為官府次舍之版圖也。待，待比也。」玄謂版其人之名籍。待，待戒令及比。〉

●疏〈「為之版以待」者：此掌王宮版籍之法，與內宰為官聯也。[1]〉

〈注云「鄭司農云為官府次舍之版圖也」者：賈疏云「先鄭於『八成』注云『版，戶籍圖，地圖』，此注連言圖，其版即名籍，與後鄭義同」。詒讓案：〈宮伯〉先鄭注云「版，名籍也」，以版為之圖，亦畫版為之，故通言之圖，亦得為版。《論語·鄉黨篇》云「式負版者」，集解引孔安國云「負版持邦國之圖籍者也」。先鄭意此官府次舍所居之人則書於版，其宮室所在方位則書於圖，以備稽察也。云「待待比也」者：《說文·

彳部》云「待，竢也」。謂竢當比之時，案版籍以校比之也。云「玄謂版其人之名籍」者：其人即上文「官府次舍之眾寡」，是也。後鄭意官府之人但有名籍，不必有圖，故不從先鄭義。云「待待戒令及比」者，亦增成先鄭義，以職首云「掌王宮之戒令糾禁」，明施戒令時亦當案版籍也。〉

夕擊柝而比之。
〈夕，莫也。莫行夜以比直宿者，為其有解惰離部署。鄭司農云：「柝，戒守者所擊也。《易》曰：『重門擊柝，以待暴客』。《春秋傳》曰：『魯擊柝，聞於邾』。」〉

●疏〈「夕擊柝而比之」者：比謂依在版之名籍，周歷諸次，而校其在否。此謂每日小校比，與上四時大校比異也。[1]〉

〈注云「夕莫也」者：《釋文》云「本亦作暮」。《說文·夕部》云「夕，莫也」又〈　部〉云「　，日且冥也」。《廣雅·釋詁》云「莫，夜也」。莫、暮，古今字。云「莫行夜以比直宿者為其有解惰離部署」者：《荀子·王制篇》楊注云「行，巡行也」。「離部署」即謂離次，「解」亦懈之借字，詳〈小宰〉疏。賈疏云「謂直宿即坐持更之人。則行夜者，擊柝校比直宿人」。詒讓案：《藝文類聚·后妃部》引《尚書大傳》云「雞鳴，太師奏雞鳴於陛下，然後應門擊柝告闢也」，彼擊柝疑即此官所掌矣。「鄭司農云柝戒守者所擊也」者：〈挈壺氏〉後鄭注云「擊　兩木相敲行夜時也」。《說文·木部》云「　，判也」。《易》曰「重門擊　」，柝即　之隸變。《說文》又有　字，云「行夜所擊木」，引《易》又作　。然則　正字，　假借字。此經字多作　，〈挈壺氏〉〈野廬氏〉〈脩閭氏〉三職，字竝從　。〈挈壺氏〉〈野廬氏〉疏引此職同，疑今本作柝者誤。又案：經凡言擊柝者有二：一為守衛士民所擊，賈所謂持更者也。一為官吏校比諸士民者所擊，鄭所謂行夜者也。王宮有衛士直宿，自兼有持更擊柝之人，此宮正則又擊柝校比之，故先鄭云「戒守者」，義與後鄭云「行夜」同也。《孟子·萬章篇》趙岐注云「柝，門關之木也，擊椎之也。或曰，柝，行夜所擊木也」。趙氏前一義與許、鄭竝不合，不足據。引《易》曰「重門擊柝以待暴客」者：賈疏云「《易·繫辭》文。彼又云『蓋取諸豫』，鄭玄注云『豫，坤下震上，九四體震。又互體有艮，艮為門，震日所出以為門，重門象。艮又為手，巽女　也，應在四，皆木也，手持二木也。手持二木以相敲，是為擊柝，擊柝為守備警戒也。四又互體為坎，坎為盜五離爻為甲冑戈兵，盜謂持兵，是暴客也。又以其卦為豫有守備則不可自逸，是也。又引《春秋傳》曰「魯擊柝聞於邾」者：《左哀七年傳》秋，伐邾，「茅成子請告于吳，不許。曰『魯擊柝聞於邾，吳二千里，不三月不至。何及於我？』」《左傳釋文》云「柝字又作　」，引此

二文並證擊柝為戒守之事。〉

「國有故」至「行事」

國有故，則令宿，其比亦如之。
〈鄭司農云：「故謂禍災。令宿，宿衛王宮。《春秋傳》曰：『忘守必危，況有災乎。』」玄謂故，凡非常也。《文王世子》曰：「公有出疆之政，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，正室守大廟，諸父守貴宮、貴室，諸子、諸孫守下宮、下室。」此謂諸侯也。王之庶子職掌國子之倅，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大子，唯所用之者。令宿之事，蓋亦存焉。〉

●疏〈「國有故則令宿」者：國有非常之故，當嚴戒守政，此官則令士庶子等，入宿衛王宮。蓋平時唯宮內官吏及士庶子當直者宿，有故則令諸不當直者盡入宿衛也。云「其比亦之」[2]者：賈疏云亦如上「夕擊柝」已上之事，與平常同也。[1]〉

〈注「鄭司農云故謂禍災」者：〈大宗伯〉云「以弔禮哀禍菑」，注云「禍菑謂遭水火」。〈掌客〉注云「禍菑，新有兵寇水火也」。此作「禍災」者，注例用今字也。詳〈膳夫〉疏。云「令宿宿衛王宮」者：《說文·宀部》云「宿，止也」，〈行部〉云「衛，宿衛也」。宿衛王宮，謂更直止宿宮中為扞衛也。引《春秋傳》曰「忘守必危，況有災乎」者：證火災有守衛之事。賈疏云「《左氏昭十八年》夏五月，宋衛陳鄭灾，子產授兵登陴，子大叔曰『晉無乃討乎？』子產曰『小國忘守則危，況有災乎！』彼為則，先鄭云必讀字不同也」。云「玄謂故凡非常也」者：《廣雅·釋詁》云「故，事也」。此經凡言有故者，並謂非常事變。〈朝士〉云「若邦凶荒、札喪、寇戎之故」，是也。其大者則謂之大故，鄭各隨文釋之：〈膳夫〉注云「大故，寇戎之事」；〈小司徒〉注云「大故謂災寇也」；〈大宗伯〉注云「故謂凶菑」；〈肆師〉注云「大故謂水旱凶荒」；〈大祝〉注云「大故，兵寇也」；〈司險〉注云「有故，喪災及兵也」。此云「凡非常」則通〈朝士〉「凶荒、札喪、寇戎」諸事言之，較先鄭「禍災」之義尤備。賈疏又謂，「及王時出行不在，則巡守殷國亦當令宿」，猶諸侯有出疆之政，亦以庶子入守王宮也。引「《文王世子》曰公有出疆之政」者，鄭彼注云「謂朝覲會同也」。云「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」者：案：彼文又云「庶子之正於公族」者，注云「庶子，司馬之屬，掌國子之倅，為政於公族者」，是鄭以彼庶子即《夏官》諸子官也。云「正室守大廟」者：注云「正室，適子也。大廟，大祖之廟」。案：正室即《小宗伯》之門子。大廟謂若后稷廟也。云「諸父守貴宮貴室」者：注云「謂守路寢」。《禮記釋文》無「貴宮」

二字。王引之謂彼注路寢，專釋貴室，不當有貴宮二字。此注亦後人據《禮記》誤本加之，是也。賈疏云「謂同族諸為父行者，貴宮貴室同為路寢。路寢對大廟，生人之尊也」。案：賈本已衍貴宮二字，故強為之說。《禮記》孔疏義同，皆不足據也。云「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」者：注云「下宮，親廟也。下室，燕寢也」。賈疏云「亦謂同族之內諸為子行、孫行者也」。云「此謂諸侯也」者：以彼文云「公族公宮」則是諸侯法也。云「王之庶子職掌國子之倅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者」者：據諸子文，諸子，《燕義》引作庶子，故《夏官·敍官》注云「諸子或曰庶子」。鄭注《文王世子》之「庶子」亦以「諸子」釋之。葢王國諸子亦得稱庶子。故《燕義》云「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」，此注亦云「王之庶子」。賈疏及《燕義》孔疏並謂「於天子為諸子，於諸侯為庶子」，非鄭義也。云「令宿之事蓋亦存焉」者：賈疏云「彼是甲兵，不云宿衛。故鄭云『令宿之事葢亦存焉』，『存焉』者，宿衛之事亦在，唯所用中。引之者，欲見『國有故』中有王出疆巡守征伐，皆須令宿，增成先鄭義也」。案：賈說亦非也。鄭引《文王世子》及諸子職文者，證「有故則國子有宿衛」之事。但國子宿衛雖庶子官所令，既入宮則亦由宮正令宿，故云「蓋亦存焉」。云「葢」者，以彼二經無文，鄭互推補之也。〉

辨外內而時禁，
〈鄭司農云：「分別外人、內人，禁其非時出入。」〉

●疏〈注「鄭司農云分別外人內人禁其非時出入」者：〈敍官〉注云「辨，別也」。賈疏云「謂住在王宮中有卿、大夫、士等。外人謂男子，內人謂婦女，皆是也。此男女自相對為外人、內人，其內人非謂內宰職所云內人，是刑女在宮中者也」。案：賈說非經注義也。此內人、外人當謂宮內宮外之人，不必分男女也。禁之者，宮內之人非時不得出，宮外之人非時不得入也。《內則》云「為宮室，辨外、內」「深宮固門，閽寺守之」，此「辨外、內」與彼義同。〉

稽其功緒，糾其德行，
〈稽猶考也，計也。功，吏職也。緒其志業。〉

●疏〈「稽其功緒」者：賈疏云「宮正考其宮中卿、大夫、士功狀及職業多少」。案：此亦當兼關庶子，賈說未晐。云「糾其德行」者，謂教羣吏及羣子等以六德、六行，與帥氏為官聯也。凡國子皆入王宮左之小學，此官所掌者，宮中官吏子弟及宿衛士庶子等，亦糾其德行。下文又云「教之道藝」，明雖貴遊，宿衛亦不廢學也。[1]〉

〈注云「稽猶考也計也」者：稽，考，〈小司徒〉〈質人〉注並同。稽訓留止，引申為審慎考計之義。《小爾雅·廣言》亦云「稽，考也」。計訓，互詳〈小宰〉疏。云「功吏職也」者：《小爾雅·廣詁》云「功，事也」。《廣雅·釋詁》云「職，事也」。凡吏，受職則有事，事成則有功，故職、事通謂之功。云「緒其志業」者：〈內宰〉注云「緒，業也」。顧炎武云「已成者謂之功，未成者謂之緒」。《說文》「緒，絲端也」。《中庸》曰「武王纘大王、王季、文王之緒」。〉

幾其出入，均稍食。
〈鄭司農云：「幾其出入，若今時宮中有罪，禁止不得出，亦不得入，及無引籍不得入宮司馬殿門也。」玄謂幾荷其衣服、持操及疏數者。稍食，祿廩。〉

●疏〈注「鄭司農云幾其出入若今時宮中有罪禁止不得出亦不得入」者：孔廣森云「《漢書·嚴延年傳》注，張晏曰『故事有所劾奏，並移宮門，禁止不得入』，然則在內者，見彼劾奏即不許出矣」。云「及無引籍不得入宮司馬殿門也」者：賈疏云「言引籍者，有門籍及引人乃得出入也。又云司馬殿門者，漢宮殿門，每門皆使司馬一人守門，比千石，皆號司馬殿門也」。王應麟云「〈元帝紀〉『令從官給事官司馬中者，得為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』」。應劭曰「籍者，為二尺竹牒，設其年紀、名字、物色，縣之宮門」。案：省相，應乃得入也。顏師古曰「司馬門者，宮之外門也。衛尉有八屯，衛候司馬主衛士徼巡宿衛，每面各二司馬」，故謂宮之外門為司馬門。〈竇嬰傳〉「太后除嬰門籍不得朝請」。〈王嘉傳〉「為郎坐戶殿門失闌免」。〈梁孝王傳〉「梁之侍中、郎、謁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門，與漢宦官亡異」。阮元云「《漢官儀》云『公車司馬掌殿司馬門』，司馬殿門即殿司馬門也」。案：阮說是也。劉向《列女傳·辯通篇》「齊鍾離春傳齊有司馬門」，則周季已有此制矣。云「玄謂幾荷其衣服持操及疏數者」者：《王制》注云「譏苛，察也」。幾譏，荷苛字並通。《春官·世婦》及〈射人〉，經注並作苛，〈閽人〉〈司關〉〈萍民〉〈環人〉注同。〈比長〉注又作「呵」，正字當作「訶」。《說文·言部》云「訶，大言而怒也」。荷、苛皆段字，呵即訶之俗。賈疏云「案：〈閽人〉云『喪服、凶器不入宮，潛服、賊器不入宮，奇服、怪民不入宮』。〈司門〉云『幾出入不物』者，謂衣服視　不與眾同，及所操物不如品式者，職雖不同，皆是守禁。此經直云幾其出入，明知有此，呵其衣服持操及疏數，此增成司農義也」。詒讓案：「疏數」者，謂出入疏數異於平時，則亦幾荷之。云「稍食祿稟」者：〈內宰〉〈廩人〉〈掌固〉注義並同。《說文·禾部》云「稍，出物有漸也」〈　部〉云「稟，賜穀也」。賈疏云「稍則稍稍與之，則月俸是也。則下士食九人，中士倍下士，上士倍中士，大夫

倍上士之類，其祿與之米稾，故云祿禀也」。易祓云「當是一命以上謂之祿，庶人在官者稍食而已」。金　云「〈校人〉『等馭夫之祿，宮中之稍食』，明稍食與祿殊也」。沈彤云「稍食，食之小者。〈校人〉『等馭夫之祿，宮中之稍食』，馭夫為中士、下士，宮中則師圉、府史以下。觀宮正食官府之眾寡、內宰食王內之人民，並稱稍食，則易說　然，而疏以稍食為命士以上之祿之通稱，誤矣」。案：易、金、沈三說是也。〈校人〉先鄭注云「稍食謂禀」，此訓最析。〈司士〉云「以德詔爵，以功詔祿，以能詔事，以久奠食」，注云「食，稍食也」，亦以祿、食並言。然則有爵則有祿，有事則有食，故〈廩人〉以稍食、匪頒二者竝舉，食異於祿明矣。以經考之，賦祿或以田、或以米粟，奠食則一以米粟，無以田者。自卿以下至命士，皆有爵者也，故皆給祿，不給食。祿之多寡有定，視命數以為差：〈小宰〉云「聽祿位以禮命」、〈內史〉云「王制祿則贊為之」、〈校人〉云「等馭夫之祿」，是也。不命之士、及庶子、庶人在官者，皆無爵而有事者也，故皆給食不給祿。《檀弓》云「仕而未有祿者」，是也。食之多寡無定，視其事之繁簡，功之上下，以歲時稽而均之。〈小宰〉「六敍：正羣吏」云「以敍制其食」。〈醫師〉云「歲終稽其醫事，以四等制其食」。內宰掌內官，云「均其稍食」。《夏官·臺人》云「乘其事，試其弓弩，以上下其食而誅賞」。〈校人〉云「等官中之稍食」，是也。稍食亦曰禀食：《聘禮》云「既致饔旬而稍」，鄭彼注云「稍，稾食也」，是稍食、禀食義同。《墨子·七患篇》云「歲饉則仕者大夫以下，皆損祿五分之一；旱則損五分之二；凶則損五分之三；餽則損五分之四；饑則盡無祿，禀食而已矣」。無祿而有禀食，即所謂稍食也。《中庸》云「日省月試，既禀稱事」，注云既　為餼。餼禀，稍食也。彼說百工以無祿，故有稍食餼禀，亦即禀食也。〈大府〉「四郊之賦以待稍秣」，注云「稍秣即芻秣」。稍秣，即給牛馬之禀食也。人之禀食謂之稍食，猶之牛馬之芻稾謂之稍秣矣。稍食通言之，或亦謂之祿。故《王制》云「庶人在官者，其祿以是為差」。庶人在官者不得有祿，《孟子》《王制》所謂祿，實即稍食。《燕禮》「士旅食」注云「士眾食謂未得正祿，所謂庶人在官者也」。然則此注以祿禀釋食，或亦謂非正祿，與《燕禮》注　略同。但經則凡言祿者，皆正祿與稍食顯有區別，鄭既未別白言之，賈疏遂并祿食為一，使分田　祿之典與詔事奠食之法淆混無別，其失甚矣。〉

去其淫怠與其奇邪之民。

〈民，宮中吏之家人也。淫，放濫也。怠，解慢也。奇衺，譎觚非常。〉

●疏〈「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」者：《釋文》云「衺亦作邪」。案：《說文·衣部》云「衺，　也」；〈邑部〉云「邪，瑯邪郡」。此經例用古字作衺，注例用今字，多借

邪為之。詳〈司諫〉疏。去之者，　　放不得入宮也。[1]〉

〈注云「民宮中吏之家人也」者：〈內宰〉云「分其人民以居之」，注云「人民吏子弟」，此云「吏之家人」即吏子弟也。宮中吏即　　膳夫　府　官，其官府本在宮內，故其子弟得相隨入宮。但此民與〈內宰〉之人民所賅甚廣，葢　含凡士庶子及虎士守王宮者言之。賈疏謂「若引隸、隸民之類亦是也」。互詳〈內宰〉疏。云「淫放濫也」者：《孟子·滕文公篇》趙注云「淫，放也」。《國語·周語》韋注云「淫，濫也」。云「怠解慢也」者，亦叚解為懈。《說文·心部》云「怠，慢也」，懈怠也。云「奇衺譎觚非常」者：衺，黃丕烈校改「邪」。賈疏云「兵書有譎觚之人，謂譎詐桀出觚角非常也」。案：賈引兵書，未詳所據。《祭義》云「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徵矣」，與此「奇衺」義同。孔疏云「奇謂奇異，邪謂邪惡」，皆據異行之人言。又：《賈子·道術篇》云「方直不曲謂之正，反正為邪」。「奇衺」與「譎觚非常」並謂奇詭不正。譎觚猶《莊子·齊物論》云「恢恑憰怪」，彼《釋文》引李頤云「憰，乖也」。《孟子·梁惠王篇》趙注云「桀服，譎詭非常之服」。觚、怪、乖、詭竝聲轉，義略同。《史記·三王世家》索隱引此注作「譎怪」，則司馬貞朊改，不足據也。至此經「奇衺」，文凡三見，而注悉小異。〈內宰〉「禁其奇衺」，注云「奇衺若今媚道」。〈比長〉「有皋奇衺則相及」，注云「衺猶惡也」，葢鄭君隨文立訓，總其大要義並通也。又〈司救〉「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」，注云「衺惡，謂侮慢長老，語言無忌而未麗於罪者」。奇衺、衺惡，義亦相近。奇又作倚。《管子·版法篇》云「植固不動，倚邪乃恐」。《荀子·榮國篇》云「飾邪說文姦言為倚事」。又〈王制篇〉云「姦言、姦說、姦事、姦能，遁逃反側之民，職而教之，須而待之」，即所謂奇衺之民也。〉

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。
〈五人為伍，二伍為什。會之者，使之輩作輩學相勸帥，且寄宿衛之令。鄭司農云：「道謂先王所以教道民者，藝謂禮樂射御書數。」〉

●疏〈「會其什伍」者：《說文·會部》云「會，合也」。宮中宿衛，士庶子及虎士等，亦以軍法部署之，以佐守衛　便校比　。諸子掌國子，合其卒伍也。云「而教之道藝」者：使就王宮左之小學而教之，與保氏為官聯。亦猶諸子使國子脩德學道也。[1]〉

〈注云「五人為伍」者：〈小司徒〉〈族師〉，及《夏官·敍官》文。《說文·人部》云「伍，相參伍也」。云「二伍為什」者：《說文·人部》云「什，相什保也」。《周書·大聚篇》云「十夫為什」。云「會之者使之輩作輩學相勸帥」者：《一切經音義》

引《倉頡篇》云「輩，比也」。《說文・人部》云「倫，輩也」。謂倫輩相合比，作功事而學道藝也。賈疏云「宮正掌宮中卿、大夫、士，亦兼掌子弟。會謂會合其宮中子弟，使之以五人為伍，二伍為什。必會合之者，欲使之宿衞時，語言相體，服容相識，是其輩作也。及其學問，又相親及切磋琢磨，是其輩學。揔是，相勸帥也」。云「且寄宿衞之令」者：賈疏云「《管子》云『因內政寄軍令』，在家時五家為比，在軍還五人為伍之類」。此亦五人為伍，二伍為什，使之輩學。似若在家也，因使之宿衞以寄軍令也。「鄭司農云道謂先王所以教道民者藝謂禮樂射御書數」者：御當依〈保氏〉作馭，詳彼疏。《管子・君臣篇》云「道也者，上之所以導民也」。賈疏云「謂若〈保氏〉云『掌養國子以道而教之』。六藝道則〈師氏〉三德三行也。『藝謂禮樂射御書數』者，亦〈保氏〉職文也」。案：《少儀》「問道藝」，後鄭注云「道，三德三行也；藝，六藝」。賈據彼注義，故分道藝為二。王引之云「〈鄉大夫〉『以攷其德行，察其道藝』，德行與道藝分言，則道非德行之謂也。案：道者，術也。韋昭〈吳語〉注『道，術也』。道藝即術藝。《列子・周穆王篇》『魯之　子多術藝』，是也。道訓為術，藝亦是術。故以道、藝連文，道即藝也。司農言『禮樂射御書數，先王所以教道民　』，又謂之道也。疏以道為三德三行，非先鄭之意」。案：王說是也。凡經云德者，並指六德六行而言；云道者，並指六藝六儀而言。兼舉之，則曰德行，曰道藝。此「教之道藝」，道即是藝，與德行無涉。上文云「糾其德行」乃是六德六行耳。〈大司樂〉「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」，後鄭注云「道，多才藝者；德，能躬行者」，是後鄭亦分釋甚明。《學記》注蓋偶有不審，不為典要，賈誤會先鄭之恉，強分為三，又引〈保氏〉「養國子以道」為證，不知保氏所教之道亦即藝儀，與師氏教德行異職也。〉

月終則會其稍食，歲終則會其行事。
〈行事，吏職也。〉

●疏〈「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」者：正宮中官吏之月要、歲會，亦此官之官成、官計也。賈疏云「稍食謂宮中官府等月祿，故至月終會計之，歲終則會計行事吏職，當考知功過也」。案：稍食與祿異，詳前疏。[1]〉

〈注云「行事吏職也」者：上文「　其功緒」，注云「功，吏職也」，此云「行事」，與上文「功」是一，故注亦同。〉

「凡邦」至「之居」

凡邦之大事，令于王宮之官府次舍，無去守而聽政令。
〈使居其處待所為。〉

●疏〈「凡邦之大事」者：全經各職皆掌大祭祀、大會同、大賓客、大喪、大師、大田諸事，皆　大事。此邦之大事，王宮有戒守，則當謂有寇戎及大喪之事。賈疏據《左傳》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」，然大祀宮中不必有戒守之事，疑此大事不關祀也。〈宮伯〉「邦有大事」，疏亦惟以寇戎為釋。[1]〉

〈注云「使居其處待所為」者：賈疏云「謂使之皆在次舍，不得去部所守，而聽待政令須有所為。〉

春秋以木鐸脩火禁。
〈火星以春出，以秋入，因天時而以戒。〉

●疏〈「春秋以木鐸脩火禁」者：亦士師宮禁之一端。謂於宮中警宮眾，與司烜氏脩國中火禁，內外職掌互相備也。脩火禁亦文事，故奮木鐸。[1]〉

〈注云「火星以春出以秋入」者：明脩火禁必以春秋之　。〈司爟〉云「季春出火，季秋內火」，先鄭注云「以三月本時昏，心星見於辰上，使民出火。九月本黃昏，心星伏在戌上，使民內火」。火星即心星，詳彼疏。云「因天時而以戒」者：即因出火、入火之時而施禁，以戒敕之也。賈疏云「此謂宮正於宮中特宜慎火，故脩火禁。《夏官・司爟》云『掌行火之政令，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』。下又云『時則施火令』，為焚萊之時，故脩火禁也。《秋官・司烜》云『中春，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』，注云『為季春出火也』，火禁謂用火之處及備風燥，是二月預脩之，三月重掌事，各有所為，不相妨也」。案：經云春秋不云何月，賈據注推之，謂當在季春、季秋，則火出入之後也。姜兆錫云「春秋謂仲春卯月，仲秋酉月也。以〈司烜氏〉『中春以木鐸脩火禁』推之可見」。案：依姜說則脩火禁在火出入之先，於經義並可通。若然，司烜氏歲止一脩火禁，此官掌宮政於火禁尤重，故歲兩脩之與！？〉

凡邦之事，蹕，宮中廟中則執燭。
〈鄭司農讀「火」絕之，云「禁凡邦之事蹕」。國有事，王當出，則宮正主禁絕行者，若今時衛士填街蹕也。宮中廟中則執燭，宮正主為王於宮中廟中執燭。玄謂事，祭事也。邦之祭社稷、七祀於宮中，祭先公、先王於廟中，隸僕掌蹕止行者，宮正則執燭以為明。

《春秋傳》曰：「有大事於大廟」，又曰：「有事於武宮」。〉

●疏〈「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」者：賈疏云「謂祭祀之事王當出入來往。時隸僕與王蹕，止行人於宮中及廟中也。王出，向二處當侵晨而行爾。時則宮正為王執燭為明也」。詒讓案：執燭與宮人、閽人為官聯也。此官唯掌執燭，本不掌蹕事，但其執燭，以隸僕之蹕為節，蓋必王親與祭事乃有蹕。若小祭祀及祈禱，王所不與者，則無蹕。此官亦不執燭，當別使賤者執之。《燕禮》云「宵，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，司宮執燭于西階上，甸人執大燭于庭，閽人為大燭于門外」。《大射儀》亦同。鄭注云「燭，燋也」。彼司宮為宮人，則庶子當即宮伯所掌之士庶子，蓋亦兼屬宮正。《禮經》與此經義不迕也。[1]〉

〈注云「鄭司農讀火絕之云禁凡邦之事蹕國有事王當出則宮正主禁絕行者」者：「邦」舊本作「國」，今從宋·余仁仲本。賈疏云「先鄭讀『火』絕之，則火字向上為句也。其禁自與『凡邦之事蹕』共為一句。宮正既不掌蹕事，若如先鄭所讀，則似宮正為王蹕，非也」。武億云「司烜氏中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，此即火禁連文之徵」。案：武說是也。此「凡邦之事」與上文「凡邦之大事」文例亦正同，先鄭讀二句並不辭，故後鄭不從。又案：《文選·潘岳·藉田賦》云「宮正設門閭之蹕」，此用先鄭義也。李善注引《周禮·宮正》「凡邦之事蹕宮中」，則與二鄭讀並不合，不可從。云「若今時衛士填街蹕也」者：孔廣森云「衛宏《漢舊儀》曰『輦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警，車駕則衛官填街，騎士塞路。出殿則傳蹕』」。詒讓案：先鄭意宮正掌宿衛，故又為王蹕，與漢衛士蹕事相類，故舉以為況。《文選·赭白馬賦》注引應劭《漢官儀》亦云「大駕，鹵簿五營校尉在前，名曰填街」，今本《文選》注作「填衛」，誤。互詳〈閽人〉疏。云「宮中廟中則執燭宮正主為王於宮中廟中執燭」者：舊本廟中下有則字，今據《宋本注疏本》刪。先鄭以蹕與執燭並為宮正之事，蹕在宮外，執燭則在宮內。謂宮、廟二處並當執燭也。宮正不主宮外之事，則不得在外為王蹕。宮內之蹕，又自有隸僕掌之，故後鄭不從。云「玄謂事祭事也」者，破先鄭「國有事」為泛指王出行幸之事。賈疏云「謂在宮中、廟中二處皆有祭事也」。云「邦之祭社稷七祀於宮中」者：賈疏云「〈小宗伯〉云『左宗廟、右社稷』，在宮中中門之外也。依《祭法》『王為羣姓立七祀：曰司命、曰中霤、曰國行、曰國門、曰泰厲、曰戶、曰竈』。案：〈司門〉云『凡歲時之門受其餘』則此七祀等，是謂羣姓所立者，不在宮中也。《祭法》又云『王自為立七祀』者，此則禱祀在宮中者也」。案：社稷當在中門內。賈依鄭義，謂在中門外，非也。詳〈小宗伯〉疏。又案：《月令》注云「凡祭五祀於廟」，孔疏云「中霤，《禮》文設祭戶、祭中霤在於廟室之中；若祀竈、祀門、祀行皆在廟門外。七祀加司命與厲，亦當與竈、門、行等，

俱在廟門之外祀也，總在宮內，故〈宮正〉注云『祭社稷、七祀於宮中』」。案：如孔說則七祀皆在廟門內外。鄭以廟亦在宮中，但此經以廟與宮對文，明廟以祭祖考為主，餘祀並統於宮。然則，此注與《月令》注義亦無迕也。云「祭先公先王於廟中」者：〈司服〉注云「先公謂后稷之後、大王之前，不窋至諸盩」，是也。后稷及大王以後諸王並為先王，詳彼疏。云「隸僕掌蹕止行者」者：破先鄭「為宮正蹕」也。〈隸僕〉云「掌蹕宮中之事」，先鄭彼注云「蹕謂止行者、清道」，後鄭以「凡邦之事蹕宮中、廟中」為句，謂二處蹕止行人並隸僕所掌，不關宮正。〈閽人〉云「大祭祀、喪紀之事，蹕宮門、廟門」，與此文例正相類。云「宮正則執燭以為明」者：賈疏謂王侵晨行，執燭為明。案：《祭義》云「周人祭日以朝及閽」，彼雖謂郊祀，其宗廟之祭當亦然。然則，及閽亦當執燭為明也。引《春秋傳》曰「有大事於大廟」者：《春秋．文二年》經．秋八月．丁卯「大事于大廟」，三家經並同。鄭此引以經為傳，又「大事」上有「有」字，蓋偶誤記。大事，《公》《穀》以為大祫，《左傳》杜注以為大禘，此引以證祭祀為邦事也。云「又曰有事於武宮」者：《昭十五年》經．春二月．癸酉「有事于武宮」，《左傳》杜注云「武宮，魯武公廟」，此武宮亦廟也。鄭引之者，亦以證有事為祭祀事也。〉

大喪，則授廬舍，辨其親疏貴賤之居。
〈廬，倚廬也。舍，堊室也。親者貴者居倚廬，疏者賤者居堊室。《雜記》曰：「大夫居廬，士居堊室。」〉

●疏〈「大喪則授廬舍」者：賈疏云「大喪謂王喪，臣子皆為之斬衰則同，廬舍所居則異也」。案：此大喪當亦兼先后及王后之喪言之，賈說未晐。《說文．手部》云「授，予也」，以廬舍授予當居者。云「辨其親疏貴賤之居」者：惠士奇云「《荀子．大略》曰『吉事尚尊，喪事尚親』。故欲辨貴賤，先辨親疏。既序親疏，又分貴賤，同一居廬，或宮、或袒、或隱、或顯。貴非人君則袒之，親非適子則隱之，尚親而兼尚尊也」。[1]〉

〈注云「廬倚廬也」者：《喪大記》云「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，君為廬宮之，大夫、士　之。既葬，柱　塗廬不於顯者，君、大夫、士皆宮之。凡非適子者，自未葬以於隱者為廬」。注云「宮，謂圍障之也。　，袒也，謂不障」。《既夕記》云「居倚廬」，注云「倚木為廬。在中門外，東方，北戶」。《白虎通義．喪服篇》云「所以必居倚廬何？孝子哀，不欲聞人之聲，又不欲居故處，居中門之外，倚木為廬，質反古也。不在門外何？戒不虞故也。故《禮閒傳》曰『父母之喪，居倚廬於中門外，東牆下，戶北向』」。

賈疏云「謂於路門之外，東壁倚木為廬」。云「舍堊室也」者：《喪大記》云「既練，居堊室，不與人居。既祥，黝堊」，注云「黝堊，堊室之節也。地謂之黝，牆謂之堊。又《喪服傳》云「既練，舍外寢」，注云「舍外寢，於中門之外，屋下壘塊為之」。不塗　所謂堊室也。《白虎通義·
喪服篇》云「練而居堊室，無飾之室」。賈疏云「舍對廬，故為堊室。堊室者，兩下為之，與廬異」。惠士奇云「倚廬不塗。既葬，塗廬。塗近乎堊。《釋名》云『堊，亞也，次也』。先泥之，次乃飾以　灰。康成謂『堊室者，屋下壘　為之』。葢柱　倚壁為一偏，壘塊成屋，為兩下。然則既葬塗之，既練　之，既詳又加黝堊，總謂之廬。故《尚書大傳》曰『高宗有親喪，居廬三年』此之謂也」。云「親者貴者居倚廬疏者賤者居堊室」者：《雜記》云「疏　皆居堊室不廬，廬嚴者也」，注云「言廬哀敬之處，非有其實則不居」。然則親者、貴者居倚廬，亦以親、貴主嚴也。賈疏云「親謂大功以上、貴謂大夫以上者居倚廬。疏謂小功緦麻，賤謂士，二者居堊室。知義如此者，以其經云『辨其親疏貴賤』，明當如此解之也」。吳廷華云「倚廬皆在寢門之東，適子當逼寢門，餘以次而東。葢以親疏別遠近也」。又曰「貴賤者為異姓之臣，言之親者在前，疏者在後。同姓在前，異姓在後」。案：依吳說則同一居倚廬，亦自有親疏貴賤之異，堊室亦然，足與鄭義互相備。引「《雜記》曰大夫居廬士居堊室」者：鄭彼注云「謂未練時也」。賈疏云「彼是諸侯之臣，其大夫居廬，士居堊室。彼注『士居堊室』亦謂邑宰也。朝廷之士亦居廬，引之者證貴者居廬，賤者居堊室一邊之義耳。其實為諸侯禮，不辨親疏貴賤，而別其遠近，並為天子之臣也」。《襍記》孔疏云「按閒傳云『斬衰之喪居倚廬，既練居堊室』，此經若練後則大夫居堊室。今云『大夫居廬』，明未練時也。士若非邑宰，未練之前當與大夫同居廬。今云居堊室，故知是邑宰也。必知邑宰者，以上文云『大夫終喪，士練而歸』，言邑宰之士，降於大夫。此云『士居堊室』亦降於大夫，故知是邑宰之士也。朝廷之士亦居廬者，以臣為君喪俱服斬衰，故知未練之前，士亦居廬也。然《周禮·宮正》注云『親者、貴者居廬，疏者、賤者居堊室』引此《雜記》云『大夫居廬，士居堊室』則是大夫以上定居廬，士以下定居堊室。此云『朝廷之士亦居廬』，與彼不同者，尋鄭之文意，若與王親者，雖云士賤亦居廬。則此云『朝廷之士亦居廬』，是也。若與王無親，身又是士，則居堊室，則此經『士居堊室』，是也。故鄭於〈宮正〉之注引此『士居堊室』證『賤者居堊室』。若與王親，雖疏但是貴者則亦居廬也。庾氏、熊氏並為此說。熊氏或說云『若天子，則大夫居廬、士居堊室，則《雜記》言是也。若諸侯，則朝廷大夫、士皆居廬也，邑宰之士居堊室，〈宮正〉之注是也。此義得兩通，故並存焉」。案：孔引庾熊二家說，即賈氏所本。熊氏或說與《雜記》注義違，此注又不得據諸侯制非鄭恉也。依庾、熊、賈說，則喪服斬衰皆居倚廬，既練居堊室，乃據親者言之。《襍記》所云為疏者之法，則士於君雖斬衰，亦降居堊室，葢於貴賤之中，復

以親疏別為差次。經記各舉一隅，不容泥也。〉

周禮正義卷六終

注釋

^ 1.00 1.01 1.02 1.03 1.04 1.05 1.06 1.07 1.08 1.09 1.10 1.11 1.12 1.13 1.14 1.15 1.16 1.17 1.18 1.19 1.20 1.21 1.22 1.23 1.24 1.25 ，孫疏凡例皆先疏經再疏注，原其間空一字別之，此處作分段處理。

↑ ，按：缺「如」。